

世界遗产地保护传承导向的镇域国土空间规划探索

袁方¹, 吴克捷¹, 林泷钦¹, 刘李源²

(1.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公共空间与公共艺术设计所, 北京 100045;

2. 北京工业大学 规划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国土规划所, 北京 100124)

摘要: 自北京总规批复以来, 国土空间规划按照三级三类四体系的整体框架层层推进, 镇域国土空间规划作为“中腰”部分, 重在对控制要求的上传下达, 做好各类指标和空间管控要素的刚性传导。北京历史悠久, 文化资源丰富, 是全国文化中心, 如何保护好北京历史文化“金名片”, 将历史文化保护的要求更好地传导到镇域国土空间规划中, 又能向下贯彻落实, 指引城乡发展建设, 让历史文化遗产能够保得住、用得好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在分析世界遗产地面临的核心挑战的基础上, 提出镇域国土空间规划应转变认知, 协调好“遗产与区域、文物与本底、文化与空间、保护与发展”四组关系, 并以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与乡镇发展共荣的十三陵实践为例, 搭建起“整体认知-格局引领-分层保护-传承发展”的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技术框架, 以期能给相关工作提供有益借鉴。

关键词: 世界遗产地; 国土空间规划; 历史文化保护; 十三陵

中图分类号: TU984.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6-7930(2024)03-0435-10

Exploration of town territory spatial planning oriented by th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world heritage sites

YUAN Fang¹, WU Kejie¹, LIN Longqin¹, LIU Liyuan²

(1. Public Space and Public Art Design Institute, Beijing Municipal Institute of City Planning and Design, Beijing 100045, China;

2. Land Planning Institute, Bei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lanning and Architecture Design Institute Co., Ltd., Beijing 100124, China)

Abstract: Following the approval of Beijing's master plan,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has advanced progressively under a detailed framework of three levels, three categories, and four systems. Positioned as a crucial mid-section, town territory spatial planning emphasizes the enforcement and transmission of control requirements, ensuring strict compliance with various indicators and spatial management elements. Beijing, renowned for its abundant cultural assets and status as a national cultural hub, faces the pivotal challenge of preserving its esteemed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identity. This paper discusses how to seamlessly incorporat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preservation needs into town territory spatial planning, thereby guiding the development of both urban and rural settings to ensure the effective conserv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After assessing the primary challenges confronting world heritage sites, the study advocates for a reevaluation of town territory spatial planning with a focus on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It recommends harmonizing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heritage and region, cultural relics and their environments, culture and space, and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Drawing on the practice of protecting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sites and promoting the prosperity of the Shisanling Town, the paper establishes a strategic framework for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that includes comprehensive perception, strategic guidance, tiered protec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is framework is intended to serve as a useful reference for related professional fields.

Key words: world heritage sites;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protection; Ming Tombs

北京历史悠久, 文化资源丰富, 拥有世界遗产地 7 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 年-2035 年)》(简称“北京总规”)中提出了全国文化中心的建设要“以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为根基, 以大运河文化

收稿日期: 2023-12-25

修回日期: 2024-04-08

基金项目: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资助(2022YFC3803500)

第一作者: 袁方(1984—), 女, 硕士, 高级工程师, 主要研究城乡统筹、传统村落保护、国土空间规划与实施等。E-mail: 873733528@qq.com

带、长城文化带、西山永定河文化带为抓手,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和文化创新引领区建设,建设成为彰显文化自信与多元包容魅力的世界文化名城”。

自北京总规批复以来,国土空间规划按照三级三类四体系的整体框架在层层推进,目前已进入到镇域国土空间规划的广泛编制时期。镇域国土空间作为全市国土空间体系的“中腰”部分,重在控制要求的上传下达,做好各类指标和空间管控要素的刚性传导。

以三大文化带串联的北京市域范围内大约50个浅山整治型乡镇和25个山区涵养型乡镇,集中了丰富的自然与历史人文资源,其中不乏大量乡镇是明十三陵、长城、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等世界文化遗产所在乡镇。如何将历史文化保护的要求更好地贯彻到镇域规划中,又能兼顾城乡发展,让历史文化遗产能够保得住、用得好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1 研究进展与核心挑战

1.1 相关研究进展

2019年,自我国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构建以来,很多专家学者将研究的重点集中于对国土空间规划中历史文化保护框架体系的研究。姜岩从文化地理学、城市历史景观等视角出发,构建了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专项工作的总体框架^[1];田家兴分析总结了原历史文化保护体系在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的局限性,探索了保护体系新的构建方法^[2];陈诗芸针对当前遗产保护利用存在的问题,构建了历史文化保护四体系^[3]。这些研究多将历史文化保护作为国土空间规划中的一项重要专题或专项,从保护对象拓展、重要性空间评价、保护传承格局等构建了适应国土空间规划的历史文化遗产体系。

当前的研究忽视了作为城镇本身,历史文化对国土空间规划产生的全局性影响,这对于城镇演化与文化遗产早已融为一体的世界遗产地来说,更是值得重点研究的方向。世界遗产地往往呈现以下特点:历史价值高,承载体系多元;保护要素多,规划历时久远;保护范围大,发展机遇较多;保护层级多,管理事权复杂。因此,在编制世界遗产地的国土空间规划时,除了要将历史文化保护理念贯穿规划始终,更应关注到规划面临

的核心挑战。

1.2 世界遗产地面临的核心挑战

1.2.1 历史价值高,承载体系多元,但保护与发展矛盾突出

世界遗产地多经过长久的发展,形成了以世界文化遗产为核心,山水格局为骨架,众多文物、历史村镇、非物质文化遗产镶嵌其中的完整价值承载体系,其中历史村镇是世界遗产地有机生长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遗产地文化遗产价值突出,遗址本体保护及周边环境控制要求较严格,且保护范围的划定往往年代较早,在控制新增建设和超高建设时存在“一刀切”的情况,不适应当前发展需求。中国乡村的生长有着不同于城市的原始生命力,村镇的发展是需要空间的,因子女分户、外来迁入等有居住需求的村民无法获取宅基地,造成“一宅多户”现象,村民为缓解居住矛盾,“私搭乱建”普遍增多,大大增加了城乡建设管理的难度^[4];还存在如污水站、充电桩等基础设施不足,“拆设施建临时、有规划难落地”的问题。反之,村庄无序生长也对文物保护造成威胁,不仅对整体风貌造成破坏,甚至还出现了占用文物建筑、利用文物砖瓦进行房屋建设等破坏文物的行为。

1.2.2 保护要素多,规划历时久远,但多规统筹难度大

世界遗产地的规划多经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单体保护阶段,该阶段对遗产地内各类要素的价值认知是单一的,认定了文物保护单位、风景名胜区分、古树名木、名镇名村等,分别明确了各类保护要素的管控要求。第二阶段为遗产申报阶段,该阶段对遗产价值的认知更为全面,为配合申报,将历史城镇纳入到遗产整体保护进行考虑,编制了保护总体规划。这两个阶段时间跨度比较大,遗产地内除文物部门以外,还涉及到园林、水务、交通、农业农村等多个部门,分别编制了专项规划,各主管部门条块分割、各自为政,规划范围和管控要求难以统筹,造成空间管理无序、土地资源浪费等现象,降低了政府行政效能^[5]。

1.2.3 保护范围大,发展机遇较多,但镇村发展不均衡

世界遗产地一般划分为遗产区和缓冲区,文物保护要求上相应分为重点保护范围、一般保护

范围和各级建设控制地带,由于世界遗产地范围大,涉及到的镇村较多,不同管控强度下的镇村发展程度不均衡。重点保护范围内的镇村一般会要求搬迁,但因为搬迁任务较重,保障资金巨大,短时间内推进困难,城乡统筹路径亟待打通。暂留镇村一般规模较小、产业单一、居民收入有限,发展受到很大限制。相比而言,一般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镇村受限较少,发展速度较快,与保护范围内镇村发展形成明显对比(陈珊珊等,2010)。再之,对遗产的文化IP缺乏系统转化,没有形成整体谋划下的活态传承与利用,世界遗产地内各镇村文旅产业无亮点,呈自发分散状态,配套设施存在一定短板。

1.2.4 保护层级多,管理事权复杂,但多头管理难协调

世界遗产地内存在的管理单位比较多,管理权责不一,管理范围有交叠,大致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遗产地涉及多个同级别行政单位,如对明十三陵的管理来说,在上世纪80年代设立了昌平区十三陵特区办事处进行专职管理,完成了昌平区政府对定陵地宫和文物的保护、各陵寝的公园运营、“三陵一路”(“三陵一路”指明长陵、明定陵、明昭陵和明十三陵神道。)商业经营的管理整合,特区办自收自支。但遗产地内仍有多个昌平区政府下属同一行政级别单位,包括十三陵镇政府、长陵镇政府(2011年前)、十三陵国有林场、十三陵国有农场等,管理事权复杂,难以实现对遗产地的整体保护和发展。二是,陵区周边存在大量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村民的土地,地块破碎,无法实现集中耕种和统一利用,更是存在文物监管的漏洞。

2 保护传承导向下镇域国土空间规划的认识转变与思路框架

2.1 认知转变

党的二十大对城乡历史文化保护工作提出新要求,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增强文化自信。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6],提出统筹保护利用传承,做到空间全覆盖、要素全囊括。自然资源部、国家文物局联合印发《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和实施中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的指导意见》^[7]《国土空间历史文化遗

产保护规划编制指南》^[8],提出把文物保护管理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和实施的指示要求。《北京市乡镇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导则》在整体认知、发展定位、底线管控、城镇统筹、产业发展等章节均有对文化保护的具体要求。

可见,对于历史城镇的国土空间规划的认识从上而下都发生了重要的转变:一是从“保护性约束”转向“多元协调”,不再一刀切的只顾保护,而是重视国土空间内多元要素的协调统一;二是从“多规分治”转向“系统管制”,不再多规单独编制、互不相通,而是重视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整体建构和系统管制;三是从“以用促保”转向“保护与发展并重”,不再单方面强调保护传承,而是处理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

2.2 思路框架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世界遗产地保护传承导向的国土空间规划应协调好“遗产与区域、文物与本底、文化与空间、保护与发展”四组关系,要从历史保护的高度,看待城镇发展定位和保护为先的镇域结构调整;以回溯历史的格局,看待生命共同体中对历史环境的修复;以活态发展的视角,看待城乡统筹和产业协同发展,具体搭建起“整体认知-格局引领-分层保护-传承发展”的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技术思路(图1)。

2.2.1 整体认知:协调好遗产与区域的关系,实现全域全时空间的定位谋划

世界遗产地的镇域国土空间规划更强调“全域性、全时性的整体认知”,世界文化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往往会使规划者忽略了主动挖掘和构建多维度的价值体系,如研究更大范围的相关文化体系、从农工商等更多视角挖掘文化特色等。应从系统性上出发,协调好遗产与区域的关系。具体包括:开展全域全要素分析,融入更广阔的区域文化格局,做到镇域范围内,应保尽保。开展全时全视角分析,融入更悠久的文明演化时间轴,划分镇域内文化片区。开展文化价值评估,重新审视地区定位,明确地区发展格局。

2.2.2 格局引领:协调好文物与本底的关系,打造历史视角下的生命共同体

世界遗产地的历史镇村往往是文化艺术与山川自然融合的遗址群落,应将保护自然与人文资

源的整体格局作为构建国土空间格局的首要要求,并与城镇、生态、农业等空间一同成为国土空间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是构建以文化安全格局为主导的空间格局,突出文化遗产安全,对全域文化资源与紧密相关的山水林田湖草湿等生态资源进行系统认知和整体把握。二是统筹以历史文

化保护线为先的底线管控,先实现保护类规划的多规合一,明确保护管控要求,再实现与其他规划的多规合一,划定规划管理复区,协调好管控冲突地区。三是开展以历史环境修复为重点的土地整治,从对大尺度非建设空间的宏观管控向对一草一木精细化修复转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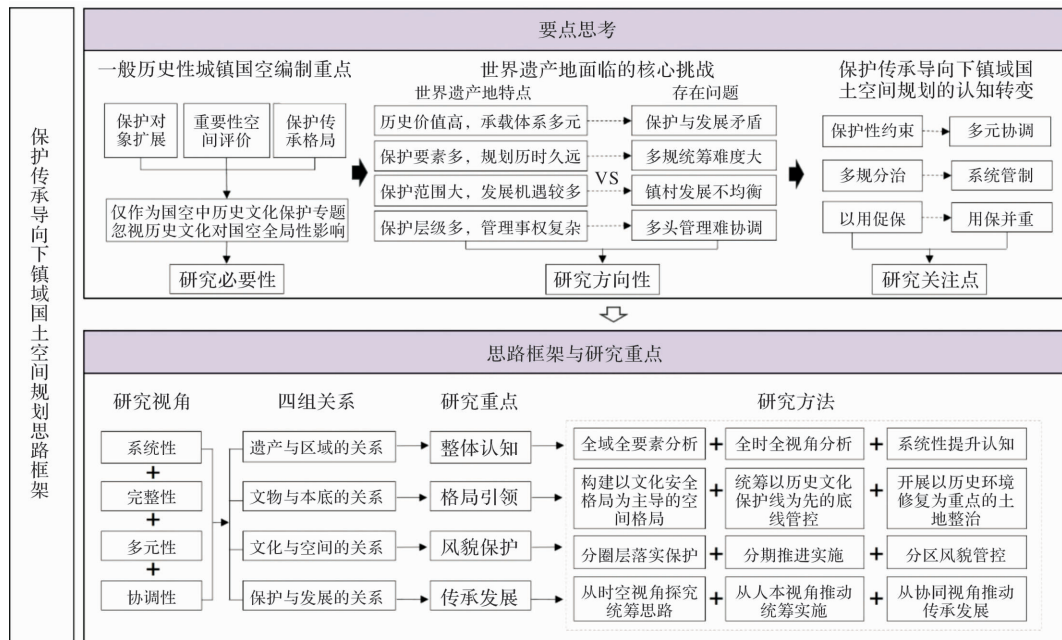


图1 保护传承导向的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技术思路

Fig. 1 The technology roadmap for spatial planning guided by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2.2.3 分层保护:协调好载体与空间的关系,强化文化特色与空间形态引导

世界文化遗产的选址与营造往往反映出中国传统理想人居环境,体现出与自然山水的协调。国土空间规划在关注对各类价值载体有效系统保护之外,更应关注恢复世界遗产地历史人文氛围与自然生态环境。在文化特色研究基础上,应加强对空间形态的引导和管控,塑造意境深远的空间环境氛围。一是突破关键点,分层推进实施。优先精准识别、重点突破对文物风貌影响最为严重的建筑物,进行整治;二是把控整体面,加强风貌管控,可采取“明势-识别-理序-引导”四步骤开展风貌保护研究。

2.2.4 传承发展:协调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统筹镇村实施与产业升级转型

在减量背景下,实现世界遗产地国土空间规划在“多规合一”引领下有效统筹全域空间资源配置,既要管控的好,又要找出切实可行的保护方法和切合实际的发展路径。从时空视角探究统筹思路,通过历史关联性、空间关联性、文化关联

性分析城镇村演化关系,明确镇域国土空间规划的功能分区和结构;从人本视角推动统筹实施,创新城镇村统筹模式,合理划定实施时序,确保技术可行、资金可行、指标可行,确保遗产保护与安居乐业有序实施;从协同视角推动传承与发展,充分挖掘自身资源禀赋,坚持文化自信,以创新文化提升产业发展内涵,构建区域产业发展格局;从创新视角推动统筹治理,探索治理模式的新变革。

3 十三陵镇国土空间规划实践探索

十三陵镇位于北京市昌平区,镇域面积158.84 km²,常住人口约2.82万,镇域范围完整包含了世界文化遗产——明十三陵,北京城最早的一条通向西北地区的道路——居庸关大道经镇域南边界连通昌平城区与居庸关、八达岭长城(图2)。十三陵地区自古就是京畿军事重地和皇家禁域,也是当前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重要节点。本文以十三陵镇为例,从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视角切入,剖析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导向的国土空间规

划重点。

3.1 整体认知提升

首先,对空间视角的整体认知提升。中国历代国都营建均会把帝王陵寝布局于郊野山水形胜之地,周秦汉唐以及明清莫不如是。明十三陵坐落于北京北部天寿山麓的“风水”胜境,十三座帝陵依山就势而建,形成了体系完整、规模宏大、气势磅礴的陵寝建筑群,是首都皇家陵寝文化的典型代表。从更宏阔的区域视角审视十三陵镇的价值,气象宏伟的皇家陵寝与都城遥相呼应,形成有机整体——十三陵与明北京城、近郊的三山五园、南苑,以及远郊的居庸关、长城等共同构成了功能齐备的都城体系。

其次,对时间视角的整体认知提升。十三陵镇的历史最早可追溯至南北朝时期,镇北部大岭沟村、碓臼峪村内至今留存“垄”状的北齐长城遗迹,墙体与山险交错,是长城文化带的重要组成部分;唐宋至明初,设置边城、关口等,逐步构建起居庸关地区防御体系;明代成为皇家陵寝;清代民国繁衍自然村落。新中国成立后在十三陵地区开挖了规模宏大的十三陵水库,成为了大运河文化带的重要组成部分。十三陵镇承载着军事防御文化、皇家陵寝文化、新中国文化,长城文

化带和大运河文化带在十三陵镇交汇,相融为一脉。

因此,从全域性、全时性系统挖掘十三陵镇的文化价值,在镇域国土空间规划中以更高的视角审视十三陵镇的发展目标和方向。依托明十三陵生长出来的十三陵镇,不仅仅是文化艺术与山川自然融合的遗址群落,更是人类顺应自然、适度改造自然、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典型代表地,十三陵镇未来的发展应立足千年历史文化底蕴,以明文化的高度、城景合一的境界构建新的空间发展格局。

3.2 空间格局优化

3.2.1 构建以文化安全格局为主导的空间格局

从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的高度,进行用地适宜性及敏感性评价,重点突出文化遗产安全,评估出高、中、低三种安全格局。山区地区多位于低安全格局,应严格控制各类城乡建设活动;山区中的陵区位于中安全格局,应有条件地开展必要的城乡建设活动;地势较平坦的陵区及新城平原地区划入高安全格局地区,陵区附近应整合用地资源,结合历史环境研究,适当引导开展果园种植和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新城平原地区适宜开展城乡建设(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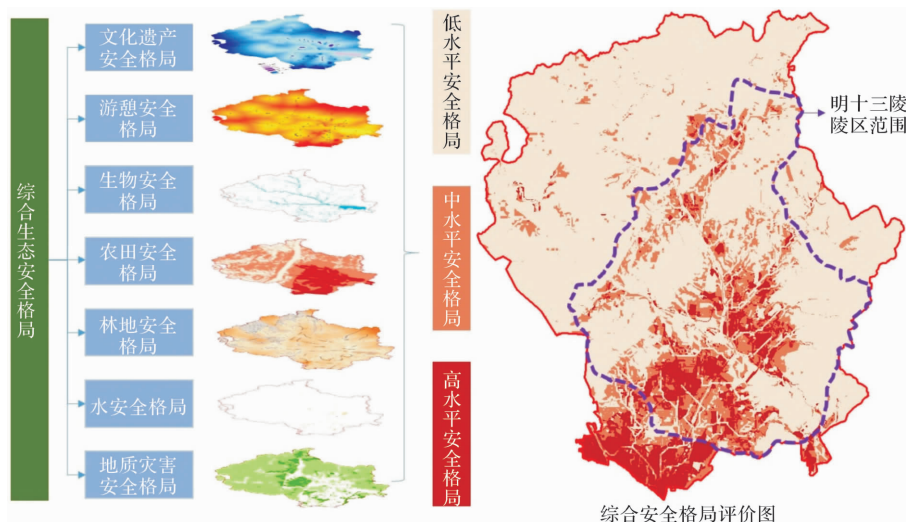


图2 十三陵镇以文化安全格局为主导的综合安全格局评价

Fig. 2 Comprehensive security pattern evaluation dominated by cultural resources in Shisanling Town

3.2.2 统筹以历史文化保护线为先的底线管控

坚持保护类规划的“多规合一”,明确保护管控要求。《国土空间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编制指南》要求,应统筹整合划定各类历史文化保护线,分类划设、分级管理。明十三陵1961年被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2年列入国家级风景名胜区,2003年登录为世界遗产名录,曾先

后编制过多项规划。国土空间规划编制,首先统筹重复繁冗的管控要求,重新评估有矛盾冲突的部分;其次明确历史文化保护控制线范围,包括紫线、除紫线以外的控制范围等(表1);最后划定重点保护、一般保护、建设控制、风貌协调、弹性发展等五级强度分区,明晰具体管控内容。

表1 十三陵地区历史文化保护线统筹整合一览表

Tab.1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onservation resources in Shisanling Town

历史文化 遗产类型	各类保护控制线类型	纳入情况
文物保护单位	23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处市区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	依原范围 纳入
传统村落	万娘坟村、德陵村、康陵村、茂陵村的核心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	待批复后 纳入
世界文化 遗产	明十三陵的遗产区及缓冲区.	依原范围 纳入
风景名胜区	“八达岭-十三陵”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的核心景区范围界线及风景名胜范围界线	依原范围 纳入
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不可移动文物	9处文物的本体范围.	依原范围 纳入

坚持各专项规划的“多规合一”，划定规划管理复区。为解决各类自然资源边界不清、管理混乱的问题，协调相应行业主管部门，在土地用途管理基础上结合相关部门的管理要求在集中建设区外划定用途管理复区。划定十三陵地区的用途管理复区共9类，除历史文化保护控制线之外，还应明确生态保护红线、风景名胜、水源保护地、水域管理线、交通廊道控制线、市政廊道控制线、耕地保有量储备区、各类公园和村庄居民点的管

理范围和管控要求。

3.2.3 开展以历史环境修复为重点的土地整治

在对国土空间治理上，应以历史环境修复为主。从《昌平山水记》^[9]中看明清之际十三陵地区的植被情况，陵区植被以常绿的松柏树为主，帝陵神道及陵宫植有松柏和橡树，行宫、衙署则植以国槐或银杏等树种。在林种修复上，在陵寝、陵监村以及翻建新建项目周边，应尽量按照历史树种种植，通过种植高大乔木对风貌有影响的建设项目进行有效遮挡。为皇家祭祀提供供奉果品的陵园村，如今仍种植着大量果树，应继续推进果品种植优势，提高果树种植连片度，打造浅山特色果品种植园。在农田修复上，重点保护范围内不得进行农业耕种活动，应与三区三线划定成果进行校核，清理现状耕地，避免大片农耕、种植区域对土地机械化的几何划分。在历史水系修复上，应对锥石口沟、老君堂沟等截流较多的河道评估其截流坝的功能与影响，对无明显用途、造成水体缓滞影响水质的截流坝进行拆除或生态化改造。

3.3 风貌管控引导

3.3.1 分圈层推进文物遗产环境的实施

根据文化传承性、文物本体安全性、文物格局影响、景观环境影响等综合分析，对文物遗产环境分圈层、分时期进行整治。近期拆除腾退对遗产影响严重的建、构筑物，实施抢救性保护。在管控要求上细化风貌影响范围，模拟游客游览陵寝、陵监村的路线，选取观察点、视线和视角，划定管控视廊，精准识别对风貌影响较大的建、构筑物，实施以宅基地为单位的精准搬迁（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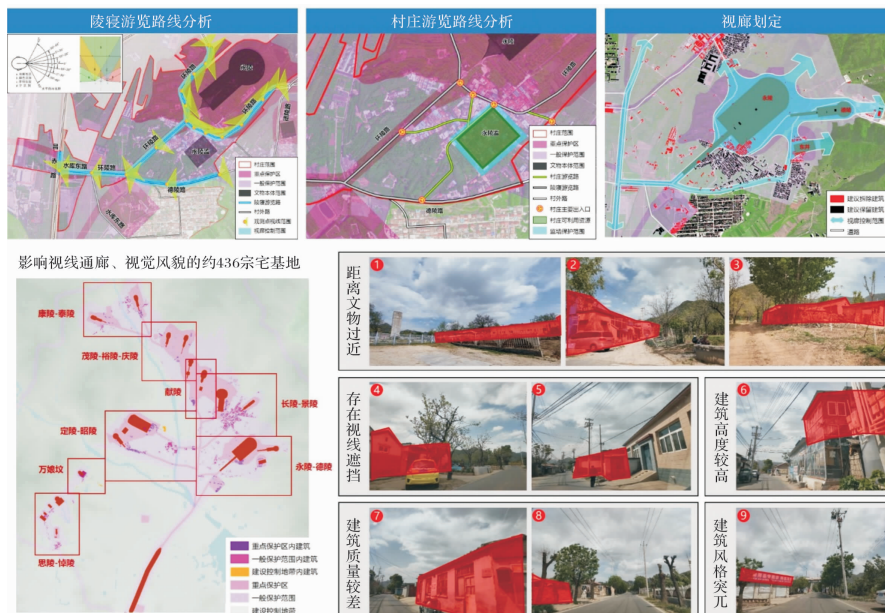


图3 近期精准识别建筑的方法和分布示意

Fig.3 Methods and distribution diagrams for precise identification of buildings

通过神道形成轴线, 加强遗产区和新城地区的文化关联性, 优化了十三陵镇的整体功能格局(图 8、图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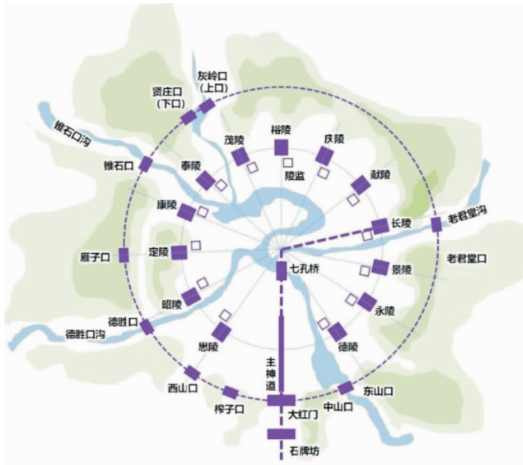


图 6 十三陵镇历史关联性

Fig. 6 Historical relevance of Shisanling Tow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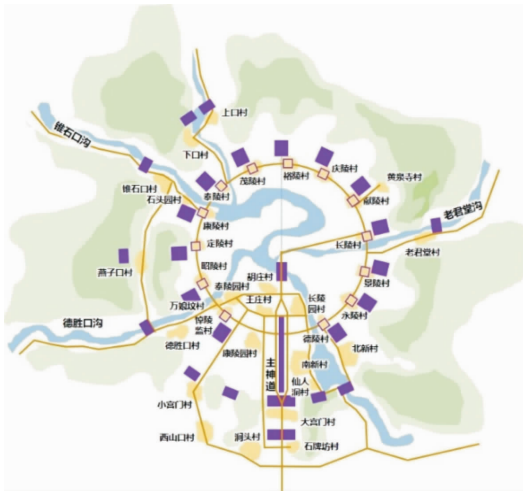


图 7 十三陵镇空间关联性

Fig. 7 The spatial correlation of Shisanling Town



图 8 十三陵镇文化关联性

Fig. 8 Cultural Relevance of Shisanling Town



图 9 十三陵镇规划结构图

Fig. 9 Planning structure diagram of Shisanling Town

从时空视角来看, 国土空间规划继古续今, 将历史关联性、空间关联性、文化关联性整合。通过分类引导乡村特色发展, 强化了现代村庄的历史关联性; 通过让过境交通外绕, 内部道路限时管理, 优化了村庄的空间关联性; 通过将不适宜文保的其他功能外迁, 在新城发展适宜的文旅产业, 提升了城镇村的文化关联性^[10]。

3.4.2 从人本视角推动统筹实施

文物腾退是一种难度很大、成本很高, 但又不得不采取的文物保护方式, 明十三陵自 2003 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对重点保护范围内村庄的腾退呼声越来越强烈, 腾退是为了避免不恰当的使用对文物造成的伤害。之后的 20 年间政府几次尝试启动实施, 皆因实施成本高、搬迁安置量大、引发社会问题多而未果。十三陵镇国土空间规划中, 创新城镇村统筹模式, 尝试“镇统筹与区统筹”相结合。近期实行“镇统筹”, 用“以宅换宅”方式, 将近期搬迁村民妥善安置在十三陵镇内临近新城地区, 最大程度降低了项目成本。远期实行“区统筹”, 以集体地上楼方式, 将远期搬迁村民安置于新城内, 多余指标可用于平衡资金。搬迁村民可通过集体产业的统筹运营参与到十三陵地区文旅产业中, 实现乡村振兴。

3.4.3 以发展视角引导产业升级

十三陵镇坐拥世界文化遗产明十三陵, 是明代历史的重要见证、明文化的重要根脉。在定位上, 推动传统明皇陵文化 IP 向大明文化 IP 的转

换,以大明文化为纽带,联动八达岭、居庸关、银山塔林等文化遗产,守护传承好文脉薪火。在体系上,协调遗址保护与乡镇发展关系,打造大遗址文化旅游带动乡村振兴的典范^[11]。在空间上,形成以“遗产区-缓冲区-拓展区”为圈层的传承利用方式,分类引导乡村产业发展。在模式上,以“百亩田、十亩园、一亩地”为发展思路,实现以文化为带动的一三产联动发展。除此之外,挖掘隐形的文化线索,比如陵村的故事,献陵拥有全北京最古老的银杏树,十三陵与故宫长着一脉相承的柿子树等等,通过诸如此类的线索形成文化探访路,寻味大明,推动明文化的创新性发展。

3.4.4 从创新视角推动统筹治理

一方面,创新探索治理模式的新变革——由过去条块分割管理走向明确主体统筹推动。在近十年时间中,通过行政区划调整实现管理主体的统一,通过陵区周边土地流转实现管理范围的统一,通过多个同一行政级别单位改制实现管理权责的统一,这三个重要转变让统筹治理成为可能^[12-17]。另一方面,镇域国土空间规划是行政事权与规划编制权结合最为精确和紧密的一级规划,是落实“村地区管”最直接的抓手。在规划编制上组成“1+N”的编制团队,多专业支撑;在规划实施上建立“1+11”的十三陵镇责任规划师工作框架,多层次推进,通过镇域国土空间规划实现世界遗产地“多头管理”的协调统一。

4 结语

世界遗产地的镇域国土空间规划,既要做好管控要求的上传下达,指引城乡发展建设,又要区别于一般性保护要求落实,让历史文化遗产能够保得住、用得好。本文以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与乡镇发展共荣的十三陵实践为例,形成了三个层面的思考:一是形成了空间规划的新导向,由过去保护建设冲突走向未来遗产与城乡融合共生。二是形成了保护方法的新思路,由过去遗产的单点管控走向生命共同体的整体格局传承。三是形成了空间规划与遗产保护共荣的新认知,协调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历史与未来的关系、载体与内容的关系、自然与人文的关系、空间与人的关系,保护好北京历史文化“金名片”。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1] 姜岩,孙婷,董钰,赵雅倩,杨斯亮.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专项研究及西安实践[J].规划师,2022(3):110-115.
- [2] 田家兴,郝静,单彦名.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市域历史文化资源空间保护体系构建探索——以山东省聊城市为例[J].城市发展研究,2022(1):60-65.
TIAN Jiaxing, HAO Jing, SHAN Yanming. Exploration on the Construction of Spatial Protection System for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Resources in the Context of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 A Case Study of Liaocheng City, Shandong Province [J]. Urban Development Studies, 2022 (1): 60-65.
- [3] 陈诗芸,陈运山,龙丁江.基于国土空间规划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思考——以海南岛为例[J].城乡规划,2023(2):43-51.
CHEN Shiyun, CHEN Yunshan, LONG Dingjiang. Reflections on th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Based on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 A Case Study of Hainan Island [J].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2023 (2): 43-51.
- [4] 陈珊珊,李文杰.大遗址保护区内城乡统筹发展方式的探索——以北京明十三陵遗址为例[J].北京规划建设,2010.
CHEN Shanshan, LI Wenjie. Exploration of Coordinat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in Large Site Protected Areas - A Case Study of the Ming Tombs in Beijing [J]. Beijing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2010.
- [5] 郑强,邢晓倩.文化遗产地区“多规合一”编制研究——以十三陵镇为例[J].共享与品质——2018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2018.
ZHENG Qiang, XING Xiaoqian. Study on the Integration of Multiple Plans in Cultural Heritage Areas - A Case Study of Shisanling Town [J]. Sharing and Quality - Proceedings of the 2018 China Urban Planning Annual Conference, 2018.
- [6]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2021年第26号[EB/OL](2021-09-03). 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21/content_5637945.htm.
The General Office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General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Opinions on Strengthening th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in Urban and Rural Construction, 2021, No. 26 [EB/OL] [1] (2021-09-03). 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21/content_5637945.htm.

- [7] 自然资源部、国家文物局联合印发《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和实施中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的指导意见》2021年第41号[EB/OL] (2021-03-08)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1-03/18/content_5593637.htm
The Ministry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the National Cultural Heritage Administration jointly issued the “Guiding Opinions on Strengthening the Protection and Management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2021, No. 41 [EB/OL] (2021-03-18).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1-03/18/content_5593637.htm
- [8] 《国土空间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编制指南》TD/T [R] 1090-2023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Conservation Guidelines for Territorial Planning TD/T [R] 1090-2023
- [9] 顾炎武. 昌平山水志 [M], 北京: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2.
GU Yanwu. Changping Shanshuizhi (Records of Changping Landscape) [M], Beijing: Beijing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82.
- [10] 邱文瑜. 八达岭-十三陵风景名胜区村镇体系发展研究 [D]. 北京: 北京建筑大学, 2015.07.
QIU Wenyu.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Village System of Badaling -Ming Dynasty Tombs Scenic Area [D]. Beijing: Beijing University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Architecture, 2015.07.
- [11] 张鲸, 李强, 李诗雨. 世界遗产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研究——以北京昌平区十三陵镇昭陵村和长陵村为例 [J]. 城市发展研究, 2019(5):33-36.
ZHANG Jing, LI Qiang, LI Shiyu. Study on Residents' Perceptions of Tourism Impact at the World Heritage Site: Villagers of Zhaoling village and Changling Village in Shisanling Town, Changping District, Beijing as the Case [J]. Urban Development Studies, 2019(5):33-36.
- [12] 刘少华. 文化遗产视野下的明十三陵保护和管理的思考 [C]. 第十七届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纪念明定陵发掘六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2018:891-895.
LIU Shaohua. Reflection on the Protection and Management of the Ming Thirteen Tomb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Heritage [C]. Collection of Papers from the 17th International Academic Symposium on Ming History and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Symposium Commemorating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Ming Dingling Excavation, 2018:891-895.
- [13] 白晶, 许闻博, 孙昊, 罗彦. 国土空间规划中的自然与文化遗产保护利用规划探索 [J]. 城市规划学刊, 2022(7):219-224.
BAI Jing, XU Wenbo, SUN Hao, LUO Yan. Natur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Conservation and Utilization Planning in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J]. Urban Planning Forum, 2022(7):219-224.
- [14] 张兵. 城乡历史文化聚落——文化遗产区域整体保护的新类型 [J]. 城市规划学刊, 2015(6):5-11.
ZHANG Bing. Historic Urban and Rural Settlements: A New Category towards Regional and Integral Conserv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J]. Urban Planning Forum, 2015(6):5-11.
- [15] 张杰. 论中国历史城市遗产网络的保护 [J]. 上海城市规划, 2015(5):23-29.
ZHANG Jie. Conservation of the heritage network of Chinese historic cities [J]. Shanghai Urban Planning Review, 2015(5):23-29.
- [16] 王景慧. 城市规划与文化遗产保护 [J]. 城市规划, 2006(11):57-59.
WANG Jinghui. Urban planning and cultural heritage preservation [J]. City Planning Review, 2006(11):57-59.
- [17] 阳建强. 基于文化生态及复杂系统的城乡文化遗产保护 [J]. 城市规划, 2016, 40(4):103-109.
YANG Jianqiang. Protection of urban and rural cultural heritage based on cultural ecology and complex system [J]. City Planning Review, 2016, 40(4):103-109.

(编辑 桂智刚)